

晉冀魯豫邊區

文抗創作小叢書之一十

彈唱小五王

劉衍等著



新華書店發行



區邊豫魯冀晉

一十之書叢小作創藝文

五王小唱彈

著等衍劉

行發店書華新北華



彈唱小王五

晉冀魯豫邊區

文藝創作小叢書之十一

著者：

劉

衍

等

編輯者：

華北新華書店編輯部

出版者：

華北新華書店

發行者：

華北新華書店

一九四七年六月初版二〇〇〇冊

目 錄

盼喜報·····	阮章競	一
鐵牛的話·····	一新	五
夫妻頂嘴·····	爾荷	九
山西黑暗的三十年·····	江橫	一二
彈唱小王五·····	劉衍洲	二三
出擊·····	小空	三一
主席台·····	胡征	四五
大進軍·····	蘆甸	五二
人民功臣焦五保·····	劉金堂	五五

盼 喜 報

阮章競

——一個士兵妻子給丈夫的信

孩子他爹爹××同志：

門前柳樹綠了梢，

冬盡暖來春天到，

祝你在前方身體好。

那天給你剪鞋幫，

多大多小我不用想，

一握握長來再加三指。

不肥不瘦合腳樣。

忽然聽得鑼鼓響，

八音吹打來村上。

想是咱村誰娶親？

勞動英雄又受獎賞？

家家嚷着『快來看』，

小孩們拉爹又催娘。

我放下剪子跑出去，

瞧瞧爲甚樂洋洋？

數不清的楊樹數不清的人，

丈八紅匾抬進村，

斗大的黃字綉得真

都說黃海立下大功名！

東街南街轉三轉，

光蠟蠟的喜報貼門旁。

黃海的媳婦好喜歡，

遞烟敬水手脚忙。

院子街門人擠滿，

區長唸起獎功狀，

鉅野攻城英雄漢，

咱村黃海上頭榜。

村裏擺席請他爹娘，

門前掛匾好風光。

唱戲三天大慶賀，

中狀元也沒這排場，

咱村人人精神爽，

黃海的媳婦更漂亮。

街頭巷尾都稱讚，

黃家出了個好兒郎！

我瞧罷人家就想自家，

想起你人材不差啗。

論你的人材比黃海，

半斤八兩不上下。

去年參軍你多爽快，

頭個報名把人帶。

紅花綠葉掛胸前，

我一瞧見就臉光彩。

俺姨俺嫂都誇讚你，
問我怎修下這好女婿！
靜靜思思悄悄想；
料定俺哥會有出息。

你瞧人家多光榮，
爲甚你還沒立下功？
莫不是病了沒去打？
莫不是你們連沒調動？

春風吹、草發芽，
加油早把功立下。
人民軍隊爲人民，
爲了大家也爲了咱！

我要給你綉個好暖肚，
繡一枝快槍繡一把鋤；

再繡顆桃兒作個心，
我的心兒要記住：

帶着快槍的是英雄漢，
扛過鋤頭的都能幹，
繡成暖肚繫哥身，
千山萬水保平安。

你喜報臨門我定繡成，
誰也不許塌下眼。
你是英雄我光彩，
我的巧活兒你喜歡。

十年栽樹萬年歇涼，
一人立功萬人敬仰！
雁過留聲人留名，
喜報值黃金千千兩。

再說咱家更美氣，
又分到二畝好水地，
村裏代耕特別好，
地堰修壘得整齊齊。

孩孩越長越像你，
又能又費又俏皮。
扛棍做槍又紮草人！

平人槍崩蔣介石！

爲好時光要打好仗，
爲咱孩孩要除老蔣！
漳河的河水咋啦啦，
我的光榮在你身上！

一九四七、三、二八漳河畔上。

鐵牛的話

一
新

從小，

人家叫我鐵牛；

實在是，

你看我的膀背拳頭。

我不願受窩囊氣，

可是先前的世道，

你再有力，

也是牛犢掉到井裏。

我小的時候，

我爹給馮朝種地。

出的是牛馬力！

吃的是猪狗食。

這還不算啊！

有土匪了，

地主爲保護自己的東西，

逼窮人拿槍站寨；

他還說——

誰死了給誰十畝地。

土匪過來了，

殺了十幾個種地的。

我爹也在數喪。

我躺到血糊裏。

我和俺娘抬他到家，

沾了兩手血，

一脚泥。

娘兒倆哭了三天三夜！

買不起棺材殯埋，

揭了床上的破蓆。

土匪走了，

沒良心的地主，

一字不提。

還罵窮人沒種；

罵窮骨頭不出力。

那時我小，

冤仇壓在肚裏。

大人死了，

東家抽走了地。

我和俺娘。

求爺告奶要飯，

跑東跑西。

踏着雪，

八個村喊回半碗窩窩，

論飯量，

不夠我幾嘴吃的。

飢肚子喝飽了北風；

兩條腿踏爛了汗泥。

自從來了——

咱八路軍共產黨啊！

報上替窮人說話，

政府給窮人出主張。

俺這窮受氣包子，

才敢搬出老年陳賊。

成立了農會，

鬥了馮朝，

得了土地。

倒了多年的苦水；

出了多年的冤氣。

窮漢子也會成家立業呀！

胖孩子叫章起。

我和俺娘再不哭了，

因為有了地，

不會不歡喜。

蔣介石來打飯碗，

我沒向老小吭聲，

就上了前線。

火線上背回受傷同志，

穩到担架床上，

抬到醫院。

二次回去，

碰上老蔣的傷員，

他們喊我，

我就說——

疼會吧『老總』，

不得閒。

也真是，

替敵人動彈，

有點太冤。

心裏直想——

碰死個王八蛋。

又抬回掛了彩的弟兄，

才把心放寬。

任務完成了！

區裏開會表揚。

我這心裏，

止不住的慌慌，

像搗個小兔一樣。

想：

我做上這麼一點點，

便戴紅花嗎？

實在不敢當。

吃完飯回來，

我唸着黨長的話——

爲了保護鬥爭果實啊！

拿出所有的力量！

夫妻頂嘴

爾 荷

——拉碌軸歌——

東街劉新房，拾糞兩大筐；
回家吃早飯，老婆沒起床。
不由心起火，罵聲賤婆娘；
人家刷了鍋，你還睡熱炕。
老婆不高興，慢慢下了床；
身靠炕沿邊，對鏡細端相；
拍拍新棉襖，隨口接上腔；
沒見大早起，就把人嘲囉。

新房把脚躁：看你寒傖樣！

穿毛牛藍簪，亂髮披眼旁，
衣裳像蒜皮，新舊都套上；
你覺很洋氣，活像母豬樣。
人家翻身過光景，你越翻身越張狂。
老婆臉一紅，你這窮酸樣！
沒脫窮胎毛，不會把福享；
吃飯咱拿麥子換，人家做的比咱香。

新房說：想從前——

種上棉花咱穿着單；收下糧食餓肚腸。

眼淚偷往肚內嚥；一進臘月就躲賬。

那惡霸——

樹上沒葉他打三竿，河水無風三尺浪；

行路拉着圪針走，沒有雲梯把天上。

咱如今——

窮根剛拔掉，富苗才安上；
你先很能受，怎麼變荒唐？

老婆說：想從前——

村外沒咱一畝地，村裏沒咱一間房；

腳踏人家地，頭頂人家天。

想吃白饅饅，夢也夢不見。

想穿花洋布，死了再轉轉。

到如今——

水田整八畝，麥苗一大片，
粗布二三疋，丈五緞貢緞，
桌椅和櫃箱，犁耙樣樣全，
麥子三四甕，瓦房五大間；
過去受罪無奈何，如今爲啥還熬煎？

新房說：要認清——

鬥爭果實像池水，天不下雨就旱乾；
勤儉勞動是泉水，細水長流萬萬年。
如今填平又補牆，過了這村沒這店；
要不好好過光景，火燒眉毛在眼前。

老婆說：

男女要平等，不許你來管！

俺要吃，俺要穿；

俺下海，俺上天，俺駕雲來擺行船。

新房說：“

你個懶老婆，又吃又好穿！

砍不尖，鑊不圓；

燒不紅，打不爛，四而下線不成樣。

老婆說別罵，萬一要變天？

世道不平穩，勤儉也枉然；

穿了是賺頭，吃了肚子圓。

新房說不能，萬沒這事情。

老蔣比春雪，咱像夏日紅；

他像小魚離開水，咱像蛟龍跳海中；

他像秋後蠅蠟要自滅，咱像春天竹筍

日日昇。

他蝦蟆想吃天鵝肉，結果是飛蛾自投

燈。

老婆抿嘴笑，一覺才睡醒。

滴水點豆腐，俺已腦子清。

從今後，咱分工，

俺也會打算，俺也能勞動。

俺紡織，你耕種，

看看咱倆誰英雄！

看看咱倆誰英雄！

（完）

山西黑時的三十年

江 蘇

開場白

七月十五月亮圓，
老鄉傳說是『殲鬼』的一天。

在洪洞那天！

不是『殲鬼』，

是『殲』老頑固。（註一）

老百姓個個喜眉笑臉，

喜幸的是熬過了三十年的黑暗。

盤古至今頭一次翻身紀念，

不毀了封建堡壘古城垣。

九月初，一個晴朗的天，
我溜到鐵路邊。

旁邊有一片菜園，

蹲着一個白鬍子老漢，

正在那裏編草辮。

他問問我，我問問他，

鄉裏鄉親說到一股線。

我問到他過去的生活，

他長嘆口氣沒答話，

只眼睛翻了幾翻，

露出一臉的苦和冤。

三十年受盡折磨和災難，

他低訴了，又高談。

那悲憤怒罵的聲音，

代表着廣大人民的舊憂和新怨。

句句敲着我的心，

好像汾河平原的奴隸們，

都在喊冤，都在揮動了鐵拳！

第一部

老弟啊！

提起舊事真傷情，

咱家就在洪口城。

輩輩做莊傢，

世世苦窮。

俺名喚銀兒，張姓，

今年已是六十整，

從前清到民國，

那時俺年紀還輕，

只聽得一陣傳說：

『推翻滿清，造福民衆。』

可是割了菠菜的種蘿蔔，

吃不上菜的還是窮百姓。

民國初年，

咱家還有——

院落一座，薄田半頃。

到和今只落得兩手兒空！

民國六年，黑暗上加黑暗，

山西變成閻家『江山』。

他實行什麼『整理村範』——

『當兵納稅受教育，

爲人民義務三端』，

饑狼吃人學娃娃喊。

我哥叫抓兵到太原，